詩經通論

詩經通論卷十七

新安首源姚際恆著
韓城賈珊王篤校訂

周頌

振鷺于飛于彼西雝我客戾止亦有斯容本韻全在意象之間絕不著迹○比而賦也○在彼無惡在此無斁庶幾中庸作射音妬夙夜以永終譽本韻○賦也

小序謂二王之後來助祭宋人悉從之無異說自季明德始不從日序似䏚說武王旣有天下封堯後于薊封舜後于陳封商

後于杞而陳與杞宋爲三恪此來助祭獨
言二王之後何爲不及陳耶竊意此詩必
專爲武庚而發蓋武庚庸愚不知天命故
使之觀樂辟雝以養德庶幾其能忠順耳
鄒肇敏踵其意而爲說曰武王西雝之客
蓋指祿父而夏之後不與何者鷺白鳥也
殷人尚白武王立受子祿父爲殷公以撫
殷餘民而不改其色故亦有斯容與亦白
其馬皆不改色之證也後儒見武庚以叛
見誅舉而棄之不屑道必以我客屬嗣封

之微子夫由後而知鴟鴞毀室罪存不貰由武王之世觀之則武庚罔履之家嗣亦由丹朱在虞商均在夏三恪莫敢望焉周之嘉賓孰先武庚者無問其賢否也較季說尤爲宛轉盡致矣何玄子又踵兩家之意而別爲說曰周成王時微子來助祭于祖廟周人作詩美之此與有瞽有客皆一時之詩爲微子作也何以知其爲微子也微子之封宋也統承先王修其禮物作賓于王家故有客之詩曰亦白其馬商尚白

也鷺乃白鳥而我客有客似之意者其衣服車旂之類皆用白與此以知其爲微子也何以知其在成王時來助祭也書序曰成王既黜殷命殺武庚命微子啓作微子之命是則微子之封宋自成王始命之此以知微子在成王時來助祭也愚按微子之命篇語乃僞古文不足据若以尙白爲言則武庚亦必仍舊制安見非武王時武庚來助祭而必成王時微子來助祭乎是仍與季鄒揣摩之說無異也總之序說原

有可疑者三周有三恪助祭何以獨二王後一也詩但言我客不言二客二也此篇言有振鷺之容自也有客篇明言亦白其馬似指殷後而不指夏後三也有此三者故或以爲武庚或以爲微子所自來矣以今揆之微子之說較優于武庚且有左傳以證左傳皇武子曰宋先代之後于周爲客天子有事膰焉有喪拜焉按周之隆宋自愈于杞蓋一近一遠近親而遠疏亦理勢所自然也商頌亦稱嘉客指夏後此稱

客指殷後也宋國之臣言宋事則宜爲微子而非武庚也有事膰焉亦來助祭之證集傳引序說者乃引左傳天子有事膰焉有喪拜焉之語然則只說得宋遺卻杞矣

振鷺二章章四句

豐年多黍多稌亦有高廩萬億及秭爲酒爲醴烝畀祖妣以洽百禮降福孔皆本韻。賦也

小序謂秋冬報不言其所祭亦是闕疑之意鄭氏謂嘗烝禘蓋誤泥烝畀祖妣句也下不亦以洽百禮乎且亦未有一詩用爲

二時之祭者何玄予駁曰使當大祓之時用享祀之禮而告神登歌乃首舉豐年爲辭毋乃不類之甚而祖妣獨無恫乎是也蘇氏以爲秋祭四方冬祭蜡亦揣摩之說亦犯一詩兩用之弊集傳曰此秋冬報賽田事之樂歌蓋祀田祖先農方社之屬也盡舉諸祭言之蓋亦雜而無主矣何玄予懲其弊單以爲冬報入蜡立意固是然亦無確證仍不若且依序謂秋冬報以闕其所疑之爲得也王介甫主祭上帝更非

豐年一章七句

有瞽有瞽在周之庭起二句無韻設業設虡崇牙樹羽應田縣鼓鞉磬柷圉既備乃奏簫管備舉。本韻喤喤厥聲肅雝和鳴先祖是聽我客戾止永觀厥成本韻賦也。○

小序謂始作樂而合乎祖近是祖文王也成王祭也何玄子因以爲大祫祫亦合也又曰序意謂成王至是始行合祖之禮大奏諸樂云爾非謂以新樂始成之故合乎祖也。

我客戾止雖或有他王之後在然自以微子爲重書亦曰虞賓在位重先代後也此詩微類商頌那篇固知古人爲文亦有藍本也

有瞽一章十三句

猗與漆沮潛有多魚本韻有鱣有鮪鰷鱨鰋鯉本韻以享以祀以介景福本韻賦也○此周王薦魚于宗廟之樂歌小序謂季冬薦魚春獻鮪按月令季冬曰乃命魚師始漁天子親往乃嘗魚先薦寢廟又季春曰

薦鮪于寢廟序全襲之為說則知作小序者漢人也以秦月令釋周詩謬一一詩當冬秋兩用謬二上云多魚下二句以六魚實之鮪在六魚之內而云春獻鮪謬三月令季冬夏正建丑之月也孔氏曰冬月魚不行乃性定而肥故特薦之此釋潛之義令又引月令季春薦鮪之說則魚是時已不潛矣與詩意違謬四

集傳直錄月令之文以釋詩謬竊取序意若示與序別者尤陋

潛一章六句

有來雝雝至止肅肅相維辟公（叶上）天子穆穆（本韻下同）○於薦廣牡相予肆祀假哉皇考（叶上）綏予孝子（本韻）○宣哲維人文武維后燕及皇天（叶上）克昌厥後（本韻）○綏我眉壽介以繁祉既右烈考（叶壽上）亦右文母（本韻）○此詩每句有韻甚奇又凡四章二三四章皆有韻而二四兩章皆先有韻後紙韻前後相關音調纏綿繚繞尤為奇變

小序謂禘大祖謬周之大祖后稷也据禮禘其祖之所自出而以其祖配之后稷所

自出爲瞽詩無及于瞽稷前人已辨之今按篇末曰烈考文母于禘義尤萬里此武王祭文王徹時之樂歌孔子曰以雍徹可證集傳亦援論語而又引周禮鍾師及徹率學士而歌徹之文頗爲蛇足此詩徹時用豈名徹乎周禮之妄也三章蘇氏曰周人以諱事神文王名昌而此詩曰克昌厥後何也曰周之所謂諱不以其名號之耳不遂廢其文也愚按或謂周公始定諱武王時尚未有此此亦一說四章烈考亦文王

集傳是毛傳謂武王嚴氏主之烈考文母
明相對偶予豈可與毋對而且居毋上耶
右爲尊故謂其神在右猶云如在其上也
毛傳訓助于此處難通

雝四章章四句

載見辟王曰求厥章龍旂陽陽和鈴央央鞗革有鶬休有烈光率見昭考以孝以享本韻此八句惟一句出韻餘皆一韻漢祖梁諸本此以介眉壽永言保之思皇多祜烈文辟公綏以多福俾緝熙于純嘏本韻叶上祜祜以介眉壽下凡三句一韻奏功德碑本此○賦也

小序謂諸侯始見乎武王廟按當云成王朝諸侯始來助祭乎武王廟之詩也詩首載字毛鄭皆訓始合之詩中率見昭考之句則載之訓始無疑集傳訓則不知何謂又曰發語辭夫旣訓則則不當云發語辭矣若爲虛字之則則乃承接之辭豈可作發語用也條革轡首也有鶬毛傳謂有法度鄭謂金飾貌其謂金飾貌者韓奕條革金也蓋依像金厄而言也集傳謂聲和盛本商頌八鸞鶬鶬而言也當于後二說中求之

載見一章十四句

有客有客亦白其馬有萋有且敦琢其旅本韻

○賦也○有客宿宿有客信信言授之縶以下同

縶其馬無韻○薄言追之左右綏之既有淫威

降福孔夷本韻

小序謂微子來見祖廟向來從之惟鄒肇

敏曰愚以爲箕子也書載武王十三祀王

訪于箕子乃陳洪範此詩之作其因來朝

而見廟乎淫威降福亦即就箕疇中嚮用

五福威用六極遂用其意言前之非常之

凶禍今當酬以莫大之福饗盡祝之也此說甚新以威福合洪範尤巧而確存之蓋謂微子則當爲成王之朝謂箕子則當爲武王之朝故此說與序說皆可通鄭又駁序曰微子在武王之世既不爲周也爵又不爲周也臣又未爲周也客何緣來見祖廟乎此說則非矣上所謂謂微子則當爲成王之朝是也何曾必謂武王之朝乎

一章

有萋有且敦琢其旅鄒肇敏曰有萋有且薦其籩豆也敦琢爲玉旅爲陳蓋來朝

之享禮所謂旅幣無方也禮記云籩豆之薦四時之和氣也內金示和見情也丹漆絲纊竹箭與衆共財也其餘無常貨各以其國之所有則致遠物也郊特牲曰旅幣無方所以別土地之宜而節遠邇之期也龜爲前列先知也以鐘次之以和居參之也虎豹之皮示服猛也束帛加璧往德也以此觀之萋且敦琢之義曉然矣又按巷伯萋兮斐兮韓籩豆有且皆可互證何以作敬慎解棫樸追琢其章豈選擇之謂乎

按鄒釋此二句詩可謂發千古之矇矣何玄子因鄒言巷伯萋斐遂謂萋當作緀且卽籩豆有且之且且乃薦帛之具薦緀于且故曰有萋有且禮器言諸侯助祭之事郊特牲言諸侯朝享之事而皆言束帛加璧之禮則此詩言有萋有且之卽爲束帛加璧敦琢其旅之卽爲加璧明矣亦通

有客三章章四句

於皇武王無競維烈允文文王克開厥後嗣武受之勝殷遏劉耆定爾功無韻○賦也

小序謂奏大武武是即名大武武亦名象武墨子曰武王因先王之樂命曰象武凡禮記諸篇所云下管象或云下管象武即此詩也謂之象者象其武也詳見維清篇又明堂位云升歌清廟下管象朱干玉戚冕而舞大武或疑象自象大武自大武按管爲吹或吹或舞皆此詩也以其武又或云象舞焉此周公作左宣十二年楚莊王曰武王克商作頌曰載戢干戈載櫜弓矢又作武其卒章曰耆定爾功是也

集傳曰春秋傳以此詩爲武王所作則篇內已有武王之謚而其說誤矣按傳云武王克商作未嘗云自作豈可以辭害意又曰春秋傳以此爲大武之首章以卒作首尤夢夢自誤如此而反泥作之一字謂前人誤何耶或因左傳云卒章遂分上二句爲一章下五句爲一章者又非也卒意卽卒句猶之不可以辭害意也

武一章七句

閔予小子遭家不造嬛嬛在疚於乎皇考永

世克孝本韻念茲皇祖陟降庭止維予小子夙夜敬本韻止於乎皇王繼序思不忘本韻○賦也

小序謂嗣王朝于廟然不言何時何玄子引殷大白副墨曰武王既葬而祔主于廟似爲得之蓋以首三句爲方在喪之辭曰嬛嬛在疚也鄭氏曰除武王之喪將始即政朝于廟也集傳本之曰成王免喪始朝于先王之廟而作此詩按首二句必非除喪之辭

閔予小子一章十一句

訪予落止率時昭考於乎悠哉朕未有艾將予就之繼猶判渙維予小子未堪家多難紹庭上下陟降厥家休矣皇考以保明其身無韻○賦也

上多少宛轉曲折

此成王既除喪將始即政而朝于廟以咨羣臣之詩集傳曰成王既朝于廟因作此詩以道延訪羣臣之意何玄子曰此詩雖對羣臣而作以延訪發端而意止屬望昭考至小毖篇始道其延訪羣臣之意耳姚

此讀詩細甚

訪落一章十二句

敬之敬之天維顯思命不易哉無曰高高在上陟降厥士日監在茲本韻○賦也下同○維予小子不聰敬止本韻日就月將學有緝熙于光明佛時仔肩示我顯德行本韻（直起妙 二句劉）

此羣臣答訪落之意而成王又答之也小序謂羣臣進戒嗣王只說得上半集傳于上章云成王受羣臣之戒而述其言于下章云此乃自爲答之之言愚向者亦不敢以一詩硬作兩人語惟此此篇則宛肖上章

先以敬之直陳意甚警切下皆規戒之辭下章則純乎成王語故敢定爲此說今皆以爲成王謂其旣受羣臣之戒而述其言又述其自答之言豈不迂而且拙乎且凡頌詩豈必王者自作大抵皆臣工述之耳

日就月將學有緝熙于光明此三百篇言學之始

敬之三章章六句

予其懲而毖後患莫予荓蜂自求辛螫肇允

懲毖蜂螫殺爲古奧之

彼桃蟲翻飛維鳥未堪家多難予又集于

辭稱攻太辛蟲等作喻以見姿致尤奇

蓼本韻之賦而比也

小序謂嗣王求助集傳謂亦訪落之意皆近混此爲成王旣誅管蔡之後自懲以求助羣臣之詩

莫予荓蜂自求辛螫猶云莫予毒也已古文莫予莫我之類皆倒提予我字以便文耳莫我肯德言無肯德言無肯德于我莫予荓蜂言無荓蜂于我此嚴氏說甚明自求辛螫猶言自己求之也肇允彼桃蟲拚飛維鳥毛傳云桃蟲鷦也本爾雅又云鳥之始小而

終大者郭璞曰鷦鷯小鳥而生鵰鶚陸璣曰俗語鷦鷯生鵰按鷦鷯雖小鳥亦鳥也安得以蟲名且莊子謂其所棲不過一枝不云桃枝也爾雅之說已自難信而郭璞復實之以生鵰鶚之說幾曾見鷦鷯生子爲鵰鶚來其附會更何疑若鷦鷯生子爲鵰鶚不知鷦鷯又何物所生乎且詩第云鳥不云大鳥也今爲彼說以桃蟲爲小鳥勢必以鳥爲大鳥增添語字以就已說可乎總之若使桃蟲爲鳥詩決不又云拚飛

維鳥矣蓋謂蟲之小物忽變而爲飛鳥以喻武庚其始甚微而臣服後乃鴟張也詩緝載張氏曰猶言向爲鼠後爲虎不必謂桃蟲化爲鳥也其見與予合

小毖一章八句

載芟載柞其耕澤澤千耦其耘徂隰徂畛侯主侯伯本韻侯亞侯旅侯彊侯以句一家及工作人睟然在目有嗿其饁思媚其婦有依其士有略其耜俶載南畝本韻○賦也下同

○播厥百穀實函斯活驛驛其達有厭其傑本韻厭厭其苗綿綿其麃載穫濟濟有實

其積萬億及秭爲酒爲醴烝畀祖妣以洽百禮（本韻）○有飶其香邦家之光（本韻）有椒其馨胡考之寧（本韻）匪且有且（音疽）匪今斯今振古如茲（本韻）

小序謂春籍田而祈社稷今按詩無耕籍事亦未見有祈意也劉公瑾謂秋成之祭薦新于宗廟而歌此亦第以詩中烝畀祖妣一語耳何玄子謂孟冬臘先祖五祀本月令文以秦世事釋周世詩當乎否乎總不若集傳謂此詩未詳所用闕疑之爲得

也然又曰然辭意與豐年相似其用應亦不殊蓋以萬億四句與豐年同然彼簡此詳亦不得執彼以例此

大抵此篇與下良耜相似皆有報意無祈意

一章 澤澤鄭氏訓解散若是則以澤作釋何如依本字謂方春土脈動潤澤可耕之爲得乎耘芸同釋文惟爲除草集傳云去苗間草始耕之時未嘗有苗何云去草間苗乎○三章 飶毛傳曰芬香也非是使飶爲芬

香不當又云其香矣餕字從食只是飯食之類所謂于豆于登其香始升是也胡毛傳曰壽也胡之訓壽亦未聞按儀禮士冠曰胡福少牢曰胡壽皆與遐通使胡爲壽少牢不當云胡壽矣又解頤新語曰說文云胡生領垂也老狼亦垂胡今老者或有此狀故詩人取之然据此亦只是老人之狀非訓壽也且且猶邊豆有且之且薦也謂非謂薦覩始有此薦也非非謂今豐年始獲此豐年也蓋自后稷以來已如斯矣

載芟三章二章十二句一章七句

畟畟良耜俶載南畝（本韻）播厥百穀實函斯活（本韻）或來瞻女載筐及筥其饟伊黍也（本韻下同）○賦○其笠伊糾（田家圖）其鎛斯趙以薅荼蓼（本韻）荼蓼朽止黍稷茂（本韻）止○穫之挃挃積之栗栗其崇如墉其比如櫛以開百室（本韻）○百室盈止婦子寧（本韻）止殺時犉牡有捄其角以似以續續古之人（無韻）

小序謂秋報社稷近是詩云殺時犉牡是王者以太牢祭也嚴氏因此詩爲報社稷

必陳農功之本末故當秋時而追述春耕預言冬穫也

二章其笠伊糾謂以繩糾結于項下也三章挃挃亦積實之意毛傳謂穫聲恐非

良耜三章一章七句二章五句一章六句

絲衣其紑載弁俅俅自堂徂基自羊徂牛鼐鼎及鼒二句叶上基兕觥其觩旨酒思柔不吳不敖胡考之休叶上俅本韻○賦也

小序謂繹賓尸其非有三天子諸侯名繹

大夫名賓尸此舊說具見春秋儀禮今以繹賓尸連言一也彼既以賓尸爲言即以有司徹證之其云埽堂爇尸俎非別殺牲先夕省視也今何以告濯告充告潔一如正祭乎係序之徒爲之說曰自堂徂基尸儐于門基自羊徂牛鼐鼎及鼒羊先出而牛從之鼎先出而鼒從之意謂正祭日不即徹至繹之日始徹于門外然則詩何以言廢徹不遲乎即儀禮果如是亦不可据儀禮以解詩也二也据舊解絲衣爵弁爲

士服然何以天子之繹獨使士鄭氏曰繹禮輕故使士非杜撰禮文乎三也集傳不用繹賓尸之說是已但謂祭而飲酒之詩甚混鄒肇敏王蜡祭亦臆測故且闕疑

序下有高子曰靈星之尸也按其言尸與序同其言靈星與序大異古祭天地日月星辰山川之屬無尸其謂有尸者妄也孔氏曰漢郊祀志云高祖詔御史其令天下立靈星祠史傳之說靈星惟有此耳未知高子之言是此否而或者宗之以為祭靈

星之詩恩按漢志張晏註附會靈星爲農祥故樂從其說者以爲郎祭農祥之星孫謂漢高始立靈星祠他史傳無見則是漢人之語無疑而詭托之高子者也又按高子即公孫丑所引論小弁之詩而孟子所斥爲固哉者無論其僞即使屬眞亦同爲固執而不可從矣宋陳祥道宗之而明之鄒氏何氏或竭力以證其說甚矣末世之好誣也又按人謂序爲子夏作高子爲孟子同時人子夏何爲引戰國時人語耶

絲衣一章九句

於鑠王師遵養時晦時純熙矣是用大介我龍受(竹雖健)之蹻蹻王之造載用有嗣實維爾公允師本韻熙之廝師叶○賦也

小序謂告成大武又謂言能酌先祖之道以養天下也按左宣十二年隋武子曰汋曰於鑠王師遵養時晦武曰無競維烈明分酌之與武不得以此詩爲大武也特以左宣十二年楚子以耆定爾功爲武之卒章賚爲三章桓爲六章其說支離未可信

杜預曰三六之數與今頌篇次不同蓋楚樂歌之次第其說當矣不知者以楚子所云缺一二四五章故以酌屬之大武耳又漢書禮樂志曰周公作勺勺言能酌先祖之道也序似襲之而增以養天下其于詩之言遵養者亦不切故序說皆不可用也集傳云頌武王之詩但不知所用此固闕疑之意然又云酌及賚般皆不用詩中字名篇疑取節樂之名如云武宿夜云爾其說亦支離他詩篇名亦有不用詩中字者

又何居武宿武僅見于祭統他經傳亦無見也

酌一章八句

綏萬邦屢豐年天命匪解桓桓武王保有厥士于以四方本韻王方叶邦克定厥家於昭于天皇以間本韻之也叶天賦

小序謂講武類禡純乎杜撰又云桓武志也亦泛混似亦因楚子以此篇爲武之六章而云集傳謂此頌武王之功固亦闕疑然又曰春秋傳以此爲大武之六章今之

篇次蓋已失其舊矣嗟乎何其無識至于此也左傳杜註竟未曾闕乃据楚樂章之篇次上見反疑詩之失舊乎詩三百五篇經孔子手定故曰詩三百其無闕失可知又曰雅頌各得其所則雅頌尤自無闕失也不然何以云各得其所耶楚子在魯宣公時孔子去宣公僅百一二十年其間初無若秦火者何以大武一篇僅存三章而失其一二四五四章乎若然孔子僅從闕失之餘掇拾其殘編斷簡而已其何以明

詩教于天下乎可謂不察而妄談矣又曰

又篇內已有武王之謚則其謂武王時作

者亦誤矣辨見武篇且旣以此爲誤何以

獨信其前說乎況乎以不誤爲誤也又曰

序以爲講武類禡之詩豈後世取其義而

用之于其事也歟仍依戀于序而不忍置

故愚謂倭序者莫若朱也

間毛傳曰代也嚴氏曰多方云有邦間之

鄭肇敏駁之曰按多方之誥曰乃惟有夏

圖厥政不集于享天降時喪有邦間之蓋

言夏喪邦而殷代之與此處間之不同彼之字屬夏此之字屬天能左右之曰以於昭于天皇以間之蓋儼然以武配天也愚意桓詩即明堂祀武之樂歌此意亦新存之

桓一章九句

文王既勤止我應受之敷時繹思我徂維求定時周之命於繹思○二思字韻賦也

小序謂大封于廟此因篇名賚字而爲言也按此等篇名實不知何人作亦不知其

意指所在千載後人豈能測之乃據此以釋詩可乎詩中無大封之義也又曰賚予也言所以錫予善人也則直本論語周有大賚善人是富爲辭矣則愚謂其依篇名說詩何疑乎集傳曰此頌文武之功而言其大封功臣之意其言大封功臣固不能出序之範圍而云頌文武之功尤謬此篇與下般詩皆武王初有天下之辭二篇皆無武王字故知爲武王又以詩中皆曰時周之命是武王語氣也此篇上言文王下

言我者武王自我也若謂頌文武之功則必作于成王詩卽無武王字其云我應受之及我徂維求定時周之命豈成王語氣耶又曰春秋傳以此爲大武之三章據見上

此武王初克商歸祀文王廟大告諸侯所以得天下之意也

敷布也施也時是也繹聯續不絕意思語辭布施是政使之續而不絕不敢倦而中止也正對上文王勤止意我徂維求定二

句明是返商以來之辭云我往而求定者是周之所以受天命而得王也於繹思又重申已與諸侯始終無倦勤之意

賚一章六句

於皇時周陟其高山嶞山喬嶽允猶翕河敷天之下裒時之對時周之命無韻賦也○

小序謂巡守而祀四嶽河海近是此亦武王之詩時邁亦武王巡守意彼之巡守封賞諸侯此則初克商巡守柴望嶽瀆告所以得天下之意固在時邁之先也詩原無

次第不得拘求之
嚴氏曰禹貢河自大陸北播爲九河同爲
逆河註云同合爲一大河名爲逆河然則
翕河即逆河也是
般一章七句

詩經通論卷十八

新安首源姚際恒著
韓城寶珊王篤校訂

魯頌

集傳云成王以周公有大勳勞于天下故賜伯禽以天子之禮樂魯于是乎有頌以為廟樂其後又自作詩以美其君亦謂之頌按謂成王賜周公以天子之禮樂此本明堂位之邪說且因之謂魯于是乎有頌以為廟樂此非揣摩杜撰之說乎于是明

知其無廟頌謂自作詩以美其君亦謂之頌始指其實焉然則以前何必爲此誣妄之說多其曲折乎又曰夫子因其實而著之是非得失自有不可掩者亦春秋之法也嗟乎豈不寃哉魯頌有何非何失商周之頌爲廟頌惟天子有之諸侯不得有也今魯頌多變而爲頌其君上若是則天下之民可以頌天子一國之民亦可以頌諸侯安見諸侯之不可有頌而爲僭哉說夫子存魯頌所以彰君上之過爲春秋之法

既冤魯又冤夫子吾誠不知其何心也

駉駉牡馬在坰之野薄言駉者本韻下同有驈有皇有驪有黃以車彭彭思無疆思馬斯臧本韻下同○賦也○駉駉牡馬在坰之野薄言駉者有騅有駓有騂有騏以車伾伾思無期思馬斯才本韻○駉駉牡馬在坰之野薄言駉者有驒有駱有騮有雒以車繹繹思無斁思馬斯作本韻○駉駉牡馬在坰之野薄言駉者有駰有騢有驔有魚以車祛祛思無邪思馬斯徂本韻

小序謂頌僖公黃東發力辨僖公非賢君

而季明德本之以此詩爲美伯禽牧馬之盛然亦無所據也若大序謂季孫行父詩命于周而史克作頌更無稽

思無邪本與上無疆無期無斁同爲一例語自聖人心眼迥別斷章取義以該全詩千古遂不可磨滅然與此詩之旨則無涉也學者于此篇輙張皇言之試思聖人言詩三百一言以蔽之不言駉篇也蓋可知矣

駉四章章八句

有駜有駜駜彼乘黃夙夜在公在公明明（本韻）
振振鷺鷺于下鼓咽咽醉言舞（本韻）于胥樂兮（見後）
結句無韻。興也下同○有駜有駜駜彼乘牡夙夜在
公在公飲酒（本韻）振振鷺鷺于飛鼓咽咽醉言
歸（本韻）于胥樂兮○有駜有駜駜彼乘駽夙夜（四句資可作七言讀）
在公在公載燕（本韻）自今以始歲其有君子有
穀詒孫子（本韻）于胥樂兮

小序謂頌僖公君臣之有道云僖公未有
據云君臣之有道尤不切合集傳云燕飲
而禱頌之辭無以定其為何公何事也季

明德以爲美伯禽君臣說見上篇振振鷺

亦興也集傳以爲鷺羽之舞下文醉言舞

始言舞事不應先言舞器又三章醉言歸

不言舞上何以言舞器乎

有駜三章章九句

思樂泮水薄采其芹魯侯戾止本韻言觀其旂

其旂茷茷鸞聲噦噦本韻無小無大從公于邁

本韻○思樂泮水薄采其藻魯侯戾止其

馬蹻蹻其馬蹻蹻其音昭昭載色載笑匪怒

伊教本韻○思樂泮水薄采其茆魯侯戾

止在泮飲酒既飲旨酒永錫難老順彼長道屈此羣醜本韻興也○○穆穆魯侯敬明其德敬慎威儀維民之則本韻允文允武昭格烈祖靡有不孝自求伊祜本韻賦也○○明明魯侯克明其德既作泮宮淮夷攸服矯矯虎臣在泮獻馘本韻淑問如皋陶在泮獻囚本韻賦也○○濟濟多士克廣德心桓桓于征狄彼東南本韻賦也烝烝皇皇不吳不揚不告于訩在泮獻功本韻賦也○○角弓其觩束矢其搜本韻戎車孔博徒御無斁既克淮夷孔淑不逆式固爾猶淮夷卒獲

林韻賦也。○翩彼飛鴞集于泮林食我桑黮懷我好音憬彼淮夷來獻其琛元龜象齒大賂南金金韻○興而比也

小序謂頌僖公能修泮宮也既非頌僖公又詩言既作泮宮非修也蓋本王制泮宮為諸侯學宮之說則泮宮其前此矣故以為修也詳下許曾齊謂頌伯禽之詩蓋伯禽有征淮夷事見于費誓若僖公則十六年冬從齊侯會于淮而為齊執明年九月乃得釋歸詩言縱夸大不應以醜為美至于

如此也奈何舍其可信而從其不可信哉

魯頌四篇末篇爲僖公詩有明據此篇爲

伯禽亦有据吾固未嘗敢因此篇爲伯禽

而以前二篇皆爲伯禽若序因末篇爲僖

公而槩以前三篇爲僖公則過矣

泮【叢】宋戴仲培明楊用修皆以爲泮水之

宮非學宮其說誠然按通典載魯郡泗水

縣泮水出焉泮爲水名可證魯侯新作宮

于其上其水有芹藻之屬故詩人作頌因

以采芹藻爲興謂既作泮宮而淮夷攸服

言其成宮之後發祥而獲吉也故飲酒于是獻馘于是獻囚于是獻功于是末章乃盻泮水之前有林而林上有飛鴞集之因托以比淮夷之獻琛焉通篇旨意如此自王制以爲諸侯之學宮此漢儒之說未可信也使泮宮爲諸侯學宮則諸侯作學宮乃其常事詩何以便謂使淮夷攸服乎說者曰漢儒謂學者以詩中匪怒伊教一語夫先之以其馬蹻蹻其音昭昭不過宴遊之和樂耳又濟濟多士克廣德心下卽繼

以桓桓于征狄彼東南此自指從遊之多賢言非關學也又有四說可以直折其非詩曰泮水又曰泮宮言泮水者水名也言泮宮者泮水之宮也文義自明名泮宮者猶楚之渚宮晉之虒祁之宮也今解之者曰築水形如半壁以其半于辟雝故曰泮水以泮水之泮作半于辟廱已自杜撰無理又以半于辟廱之水而作学爲泮以名之何其展轉曲折可笑之甚乎若泮宮本爲泮水之宮今以泮水爲泮宮之水顛倒

不順一也詩又曰泮林明是泮水之林今既以泮爲半璧之形而又以半璧之形呼其林爲泮林可通乎亦將爲半林乎二也首曰思樂泮水薄采其芹猶之如觱沸檻泉言采其芹于水涯之地多水草而云也今以爲築土所製半璧之形其水幾何恐未必遂多芹藻之類又此詩爲魯人所咏言思樂泮水薄采其芹就泮水所有以興作泮宮之意必當時魯人原得入而游樂焉故如此云若以爲魯侯所製之泮水則

魯人安得思樂于此乎故孔氏知其與爲之說曰此美僖公之修泮宮述魯人之辭而云思樂泮水故知泮水即泮宮之外水也此因說詩者不順其義故疏之者每致難通必爲之迂回其說以泮水爲泮水之外試問詩言思樂泮水固是思樂泮水之外否乎三也詩曰從公于邁曰魯侯戾止泮宮必在郊外之地若大學校豈有不在國都中者四也此四者魯人自不細心察耳作序者祖述王制以說詩而其言遂牢不

可破後人且繪辟雍爲全璧之形泮宮爲半璧之形俗語不實流爲丹青豈信然乎又明堂位云頖宮周學也說苑云泮諸侯鄉射之宮鄭氏註禮記云頖班也所以班政教孔氏疏魯人有事于上帝必先有事于頖宮云謂于頖宮之中告后稷將以配天也當時解泮宮者又或以謂周學或以謂諸侯鄉射之宮或以謂后稷廟而鄭氏亦復二三其說可見原無一定之說如此則安得信王制謂諸侯學鑿然不可易哉

集傳知于僖公不合故但曰此此飲于泮宮而頌禱之辭于第三章下云此章以下皆頌禱之辭謂獻馘獻囚獻功獻琛皆是未祝其未來事尤堪絕倒

泮水八章章八句

閟宮有侐實實枚枚赫赫姜嫄其德不回(本韻)上帝是依無災無害彌月不遲(本韻)是生后稷降之百福黍稷重穋稙穉菽麥奄有下國俾民稼穡(本韻)有稷有黍有稻有秬奄有下土纘禹之緒(本韻○賦也下同)○后稷之孫實維太王居

岐之陽實始翦商本韻至于文王纘大王之緒致天之屆于牧之野無貳無虞上帝臨女敦商之旅克咸厥功王曰叔父建爾元子俾侯于魯大啟爾宇為周室輔本韻○乃命魯公俾侯于東錫之山川土田附庸本韻周公之孫莊公之子龍旂承祀六轡耳耳本韻春秋匪解享祀不忒皇皇后帝皇祖后稷本韻享以騂犧是饗是宜降福既多本韻周公皇祖亦其福女本韻○秋而載嘗夏而楅衡白牡騂剛犧尊將將毛炰胾羹籩豆大房萬舞洋洋孝孫有慶俾

爾熾而昌俾爾壽而臧保彼東方魯邦是常本韻不虧不崩不震不騰三壽作朋如岡如陵本韻○公車千乘朱英綠縢二矛重弓公徒三萬貝冑朱綅烝徒增增戎狄是膺荊舒是懲則莫我敢承本韻俾爾昌而熾俾爾壽而富黃髮台背壽胥與試本韻俾爾昌而大俾爾耆而艾萬有千歲眉壽無有害本韻○泰山巖巖魯邦所詹本韻奄有龜蒙遂荒大東至于海邦淮夷來同莫不率從魯侯之功本韻○保有鳧繹遂荒徐宅至于海邦淮夷蠻貊本韻及彼南夷

莫不率從莫敢不諾魯侯是若本韻○天錫公
純嘏眉壽保魯居常與許復周公之宇本韻魯
侯燕喜令妻壽母宜大夫庶士邦國是有旣
多受祉黃髮兒齒本韻○徂來之松新甫之柏
是斷是度是尋是尺松桷有舄路寢孔碩新
廟奕奕奚斯所作孔曼且碩萬民是若本韻
小序謂頌僖公能復周公之宇也人多非
其復周公之宇句予謂此卽用詩中語亦
未爲非也大抵時至春秋諂諛之意多出
諫之風少僖公庸主而頌之則此時可

矣集傳曰閟宮時蓋修之故詩人歌咏其
事以爲頌禱之辭而推本后稷之生以下
及于僖公耳影響閟疑要亦自可然謂修
閟宮則非也泮水序以爲修泮宮者以諸
侯原有學宮不因僖公而作故强名曰修
今無故而拾序之殘唾亦曰修何邪末章
云新廟奕奕奚斯所作豈修舊廟乎蓋閟
宮即新廟集傳未喻斯旨遂使詩之首尾
不相貫通成爲兩截矣所作新廟不知何
廟或謂后稷廟固謬或謂周公廟亦非太

廟魯原有之若是則亦修耳何云作乎意當時禰廟莊公廟也春秋閔二年吉禘于莊公必是奚斯在閔公初立之時作茲因僖公祀禰廟而追述其作者而言也閔卽以是年薨故亦謂新廟也然則此詩當爲僖公祀禰廟而史臣作頌以夸大褒美之又或謂僖公始僭郊祀之禮以后稷配及以天子禮樂祀周公悉邪說

一二章 祀先公直從姜嫄后稷大王文王溯來借以鋪張祖宗以來之盛大而後及乎

本國魯公之始封如此此長篇應得此此等冒頭也○[illegible]三章皇皇后帝皇祖后稷享以騂[illegible]是饗是宜此祈穀之郊非冬至之郊也祈穀之郊諸侯皆得行之○四章白牡騂[illegible]見周亦不專用騂言其無不備也且以白騎成文猶後言朱英綠[illegible]之意毛傳遂謂白牡周公牲騂剛魯公牲盤說也何据而分之耶集傳復爲之說曰白牡殷牲也周公有王禮故不敢與文武同魯公則無嫌故用騂剛尤爲飾說此絕類三家村[illegible]

說古事毫無[illegible]也犧尊象尊足或耳爲犧首之形毛鄭不見古器故云有沙飾解之者以沙作娑謂刻鳳形于尊其羽婆娑然絕可笑宋時古器大出而集傳猶云犧尊畫牛于尊腹曾見尊腹畫全牛之形者二壽作朋當如集傳後一說謂與岡陵[illegible]而爲三春秋時宜或有此巧語耳○五章戎狄是膺荆舒是懲孟子以爲周公意或取周公之事以夸大僖公之能法祖耳

此三百篇中最爲長篇然序事近冗而辭

亦趣美熟一路文章風氣洵有升降也以語句多不無複雜之病如曰春秋匪解又曰秋而載嘗夏而福衡曰享以騂犧又曰白牡騂剛曰黃髮台背又曰黃髮兒齒皆是也

閟宮九章四章章十七句一章章十六句二章章八句二章章十句（章從集傳）

（四章脫一句故謂五章章十七句集傳謂第八章十句今按第四章本無脫句又正之）

商頌

序謂正考甫得商頌十二篇于周之大師本魯語閔馬父語也

魯頌應附周後商頌又附魯後者以其爲
前代也次第當如此
商頌五篇文字風華高貴寓質樸于敷腴
運淸綫千古峭文質相宜允爲至文孰謂商
尙質耶妄夫以爲春秋時人作又不足置辨
虞廷賡歌每句用韻商頌多爲此體正見
去古未遠處
集傳曰多闕文疑義今不敢强通按商頌
無闕文亦無疑義
猗與那與置我鞉鼓奏鼓簡簡衎我烈祖本韻

湯孫奏假綏我思成鞉鼓淵淵嘒嘒管聲既和且平依我磬聲於赫湯孫穆穆厥聲本韻庸鼓有斁萬舞有奕我有嘉客亦不夷懌本韻自古在昔先民有作溫恭朝夕執事有恪本韻顧予烝嘗湯孫之將本韻賦也。

小序謂祀成湯是矣但不知何人祀鄭氏以爲大甲金廉氏以爲武丁皆揣摩之論磬鄭氏謂玉磬未然磬有玉有石古人隨用何以知是玉磬乎孔氏因以爲非石磬要是技說天樂惟有八音今分玉石不成

有九音那集傳曰周以磬爲堂上升歌之樂尤謬磬在堂下玉石同之決非玉磬在堂上石磬在堂下之理堂上之樂以笙爲主堂下之樂以磬爲主故小雅謂笙磬同音此云依我磬聲也

那一章二十二句

嗟嗟烈祖有秩斯祜申錫無疆及爾斯所本韻既載清酤賚我思成亦有和羹既戒既平鬷假無言時靡有爭本韻綏我眉壽黃耇無疆約軝錯衡八鸞鶬鶬以假以享我受命溥將自

天降康豐年穰穰來假來饗降福無疆顧予烝嘗湯孫之將本韻○賦也

小序謂祀中宗本無据第取别于上篇又以下篇而及之耳然此與上篇末皆云湯孫之將疑同爲祀成湯故集傳云然然一祭兩詩何所分别輔廣氏曰那與烈祖皆祀成湯之樂然那詩則專言樂聲至烈祖則及于酒饌焉商人尚聲豈始作樂之時則歌那既祭而後歌烈祖歟此說似有文理

烈祖一章二十二句

天命玄鳥降而生商宅殷土芒芒古帝命武古人爲文定未皆平淡必借事以見異如不知是者反以是記古人湯正域彼四方本韻方命厥后奄有九有本韻商之先后受命不殆在武丁孫子本韻武丁孫子武王靡不勝龍旂十乘大糦是承本韻邦畿千里維民所止肇域彼四海本韻四海來假來假祁祁景員維河殷受命咸宜本韻與祈叶百祿是何本韻與河叶○賦也

詩明言武丁孫子孫子者對湯而言上曰商之先后是湯也集傳猶不之信第爲泛

說何耶其解武下孫子若謂武丁之孫子

然屬祭者自謂于是以武王靡不勝亦爲

自贊之辭絶非理

毛傳曰玄鳥鳦也春分玄鳥降湯之先祖

有娀氏女簡狄配高辛氏帝帝率與之祈

于郊禖而生契故本爲天所命以玄鳥至

而生焉依毛解詩儘自明順何必喜怪耶

又蔡邕月令章句曰玄鳥感陽而至其來

主爲孚乳蕃滋故重其至日因以用事契

母簡狄蓋以玄鳥至日有事高禖而生契

焉故詩曰天命玄鳥降而生商與毛傳亦
合自呂覽創爲異說以爲吞鳦卵而生漸
史記承之諸緯書亦並爲其言鄭氏乃以
之說經不可從也今人居數千載下豈能
逆測古事但依文說經不必先立主見如
生民詩文義實似謂履迹而生者不必爲
之闢異也此詩實無吞卵而生之文義不
必爲之好異也武王靡不勝湯有武功故
曰武湯武丁伐鬼方故亦曰武王正見其
繩祖武也景員維河朱鬱義曰湯有景亳

之命商宗亦自河徂亳此云景員維河殷
受命咸宜者舉湯暨武丁會諸侯之地而
言也員與云通語助辭

玄鳥一章二十二句

濬哲維商長發其祥洪水芒芒禹敷下土方
外大國是疆幅隕既長有娀方將帝立子生
商本韻○賦也下同○玄王桓撥受小國是達受大
國是達率履不越遂視既發相土烈烈海外
有截本韻○帝命不違至于湯齊湯降不遲聖
敬日躋昭格遲遲上帝是祗帝命式于九圍

本韻○受小球大球爲下國綴旒何天之休不競不絿不剛不柔敷政優優百祿是遒本韻○受小共大共爲下國駿厖何天之龍敷奏其勇不震不動不戁不竦百祿是總本韻○武王載旆有虔秉鉞如火烈烈則莫我敢曷苞有三蘖莫遂莫達九有有截韋顧既伐昆吾夏桀本韻○昔在中葉有震且業本韻允也天子降予註疏本作予今坊本作于卿士本韻實維阿衡實左右商王本韻

小序謂大禘說者謂禘則功臣與祭徵之

于盤庚曰茲予大享于先王爾祖其從與享之詩未有阿衡之語也按禘者据禮文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今惟言契而不言契之所自出似非禘矣集傳謂今按大禘不及羣廟之主此疑爲祫祭之詩彼意似謂禘不及羣廟之主惟祫及之然詩中未嘗有及羣廟之主語相土未爲王無廟也豈認相土爲廟耶更難曉愚按祫祭之說更不如禘抑或商之禘不必所自出耶

三章至于湯齊蘇氏曰至湯而王業興與天命會也非也齊等齊謂湯與契等齊也韓詩外傳曰先聖後聖其揆一也因引此詩可証綴旒駿厖何玄子曰綴鄭云猶結也旒毛云章也章爲冕飾襄十六年公羊曰君若綴旒然言諸侯反繫屬于大夫也此言綴旒與彼意相似而詞有正反之異湯爲冕下國爲綴旒者取其相繫屬之義也說文厖石大貌爲下國駿厖者下國恃湯以爲安如倚賴于磐石然也齊詩以駿厖

作駁騶謂馬也以馬比先王不倫甚矣其說皆可存共供同即無逸萬邦惟正之供集傳曰湯齊之義未詳又曰小球大球之義未詳又曰小共大共駿厖之義未詳按諸義皆未甚僻奧何遽云未詳耶

殷武 長發七章一章八句四章章七句一章九句一章六句

撻彼殷武奮伐荊楚罙入其阻裒荊之旅有截其所湯孫之緒本韻也下同○賦○維女荊楚居國南鄉昔有成湯自彼氐羌莫敢不來享莫

敢不來王曰商是常本韻○天命多辟設都于禹之績歲事來辟勿予禍適本韻稼穡匪解此句無韻或脫下一句集傳謂商頌多闕文然亦惟此耳○天命降監下民有嚴本韻不僭不濫不敢怠遑通韻命于下國封建厥福本韻○商邑翼翼四方之極赫赫厥聲濯濯厥靈壽考且寧以保我後生本韻○陟彼較魯頌自顧古景山松栢丸丸是斷是遷方斲是虔松桷有梴旅楹有閑寢成孔安本韻

小序謂祀高宗按鬼方在荊州之地卽今貴州易稱高宗伐鬼方固自無疑此蓋後

世特爲高宗立不遷之廟祔而祭之之詩
也
一章 荆楚孔氏謂荆是州名楚是國名故人
得兩稱也罙毛傳作深是訓冒者未然易
稱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此詩云罙入其
阻與之合可見非暫事也○四章 命于下國
謂爲下國所歸命也亦倒句孟子曰武丁
朝諸侯有天下○六章 集傳曰此章與閟宮
之卒章文意略同未詳何謂按商在前魯
在後明是魯以商爲藍本耳何疑焉無故

自疑以起人之疑何也且不疑魯而獨疑商又何也其多云未詳者無非欲實其商頌多疑義之說耳

殷武六章三章章六句二章章七句一章五句按稼穡匪解下疑脫一句則當爲四章章六句二章章七句